



世界，因您而美！

——新——质——教——育——展——播——



编辑 江宇
版式 张今弛
校对 张仟桢

▶▶人生匆匆56载，都说人到中年就特别喜欢一些怀旧的歌曲。果真如此，最近特别喜欢一首民谣歌曲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。歌词里很多细节都不断地敲开我记忆的闸门，唤起很多感动。



严而有爱 ——回忆我的两位恩师

□成都石室中学 田间

如父如母的杨兴才老师

我家在大巴山农村，家里四兄弟，幼时生活非常贫穷。像歌里面唱的，我的父母每天都在为了生活而奔波。和歌里唱得不一样的是，我家没有缝纫机，没有涤卡上衣，更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电影和饼干。我的父母是最平凡的父母，他们勤劳善良，尽了最大的努力填饱我们四兄弟的肚皮，我的父母也是最不平凡的父母，在拮据困苦的生活中，他们坚持认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。

我的学生生涯从没有黑板和教材的村小开始，到有了电灯和教材的镇中学，再到江北中学。

1984年，16岁的我离开父母走进县城，成为一名高中生。

走进了城市，我对一切都感到不适应。学习上，同学们都在县城初中受过系统教育，他们英语基础扎实，语文积累丰厚，理科思路开阔。我虽然有想学的心和善学的的能力，但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，尤其是文科基础非常薄弱。生活上，我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，与城市孩子格格不入，补丁的衣服、补丁的棉被和破旧、寒酸的生活用品都让我抬不起头。

从九月一日入学，之后的每一天我都想逃离，想回家。我找到班主任杨兴才老师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他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，他送我回了寝室，了解了我的学习状况，然后说：“到国庆节，如果过了国庆节你还不习惯，我就送你回家。”

第二天，杨老师来寝室看我，带了几身他的衣服和一双旧皮鞋，他说：“东西不好，都是我自己穿的，你是你们镇上成绩最优秀的孩子，高中生要有模有样。住校和在家生活不一样，你要慢慢学会整理好自己的生活用品，做好个人卫生。缺什么东西，再给我说，生活总是会越来越好的，我觉得你能做到。”然后手把手教我铺床、整理、洗漱。

我10岁才开始念小学，语文成绩平平，文言文篇目对我来讲更是生涩难懂。一次语文课，杨老师抽我翻译文言文，我结结巴巴、磕磕绊绊仍然辞不达意、纰漏百出。他没有批评我，而是仔细询问、循循善诱，用一个个小故事串起课文大意，在谈笑风生中让我茅塞顿开。同时，杨老师也不是一味的纵容我，他严格要求我的笔记和作业、严格要求我的作息。对我周围的同学也一样，对违反纪律丝毫不留情，我们班在这样严而有爱的氛围里越来越团结，越来越奋进。

我的高中生活，从不适应中开始，在老师的关心爱护中起步。我人生的第一双皮鞋是老师的，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古文字的魅力是老师引领的。慢慢地，我发现我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我想学习一切我能学习的知识，我想探索数理化的奥秘，我想知道我能不能超过班上英语成绩最好的同学，我想成为科学家！

三年光阴，白驹过隙，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。我问杨老师：“杨老师，我能读大学吗？我能念一所什么样的大学？”老师问我：“你对大学有什么期许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坐过火车，我想坐火车去读大学。我家里条件很艰苦，想报一所收费比较低的学校。”杨老师说：“那去我的母校吧，四川师范大学，在成都，要坐火车才能到。师范类学校不仅没有什么费用，每个月还会给补贴，一定能吃饱饭。我相信你能成为一名好老师！”

1987年的高考还要先通过预考才能参加，预考结束后我回家帮父母分担家务、种

田。热辣辣的太阳晒到汗流浹背，想要改变命运的我每天都在心里期盼一定能通过、一定能通过。终于等到村里的高音喇叭喊：“田间、田间，你的高考预考已通过，请尽快返校参加高考复习。”我把锄头一扔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妈、妈，我不种田了，要回去读书了。”回校复习的二十天，老师们都可以不到校，学生自主复习。还是我们的班主任杨兴才老师，每天到校陪伴、义务辅导、嘘寒问暖。在他的陪伴和鼓励下，我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，走出了大山。

感谢我的恩师杨兴才老师，高中三年，他给予我温柔母爱和严厉的爱，让我从一无所有的山里孩子成长为追求卓越的有志青年，让我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并永远敬畏、爱惜这个职业，让我永远不知疲倦地朝目标奔跑。

亦师亦友的龙腾明老师

1991年夏，经过大学的四年砥砺，揣着“四川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”的证书，我踏进了千年名校——成都石室中学。

安顿下来之后，我便迫不及待地“端详”我的工作之地——石室校园。漫步校园，我发现，这里的建筑并不气派，也并不新潮，甚至有些杂乱、破旧。只有校门上方四个凝重的大字“文翁石室”在提示着这所学校的内涵。我来到校史陈列室（现已更名为沫若园），在这里，我读懂了石室特有的品质——谦逊与含蓄。它似乎不追求外在的喧嚣，而追寻内在的幽邃。两千多年前，那位名叫文翁的郡守在这里开办了世界上的第一所公立学校——石室精舍。也许他明白治蜀的根本在于化蜀，化蜀的核心在于教育，于是他开办了这一利于千秋的学校。在他之后的两千年里，这里成了文化传播之地，学术争鸣之地，教师耕耘之地，学子求知之地。

九月的一天，我站在了石室的讲台。第一次，我感到了什么叫做神圣，那是又惊又幸的心灵的颤动，那是惶恐中的自豪和手足无措，那是台下学生平静而渴望的注视，那是传道者理直气壮的自信与自豪。然而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当学生对我“传道”的新鲜感逐渐消去，我不得不承认：我的教学并没有征服我的学生！一天，我正在办公室批阅作业，科代表走到我身边，低声对我说：“老师，同学们让我给你说说他们的意见。”接着他十分客气地表达了同学们的意见：上课缺少与同学的沟通；对问题的剖析缺乏条理；“科学味”太浓，上课无多少生趣；教学方法单一，有时候说话太快我们听不明白……我拍拍科代表的肩说：“请你转告同学们，我会不断进步。”送走科代表，我再也没有心思继续批改作业了，只感到失败二字在撕咬着我的心。我走出办公室，准备到学校的小花园去冷静一下。

学校的花园不大。中心是一圆形水池，池心一堆假山，假山上缀着些花草；池面立着几支残荷，有些冷清。当我立在水池边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：“呃，这段时间怎么样？”原来是龙腾明老师，我的教学指导老师。我摇了摇头，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，说：“今天晚上你能不能在办公室等我，我们谈一谈？”

当晚九点多，龙老师来到办公室，微笑着问我：“有点不顺？”我倾诉了我的委屈。“小伙子，你现在是石室中学的教师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我真的不知道意味着什么。“意味着社会、学校、家长、学生对你要求很高，意味着你必须艰苦、踏实地工作才能有所进步，意味着你要谦虚谨慎地学习，向经验丰富的老师求教，才能尽快在石室立

足。”龙老师话语中分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针对学生给我提的意见，龙老师说，愿意与学生交流，实际上是尊重学生。他们渴望与你交流，正说明了你过分在意自己，而忽视了教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。谈到教学方法，龙老师告诉我，教学应有常规，而方法无所谓新旧，只要能达到教学目的的方法，就是好方法。对“课堂缺乏生趣”这一问题，龙老师说，只要你挖掘，生趣不少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晚上十点多。影响了龙老师的休息，我十分抱歉。龙老师出门时留下一句话：“你明天上午来听我的课，看对你有帮助没有！”

第二天，我坐在教室后排听龙老师的课，惊讶于龙老师学识的渊博，惊讶于龙老师分析的精当，惊讶于龙老师思维的严密，也惊讶于龙老师的幽默。在我的听课记录上，除了记下该堂课的知识、教学方法之外，我还特别写了两句：一句是如沐春风，一句是真诚地拜龙老师为师。下课以后，我向龙老师表达了我的愿望，龙老师说，对有上进心的人来说，要以多人为师，不能局限于一人为师。

从此，我每堂课的教案成了龙老师必改的“作业”。龙老师的教案成了我“借鉴”的范本。连续三年，我没落下向龙老师学习的任何机会。每次考试前，龙老师都同我像一对兴趣相投的老友一般一起分析知识点、能力点，探讨考查的最佳方式；考试后，又教我评讲试卷的方式方法。在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我逐步把握了教学的一般规律，也逐渐对教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，在某些方面，我还能提出一些个人见解。我觉得我的教学之路越走越宽广。

当我有点得意的时候，龙老师邀我到他的办公室坐坐。在肯定了我的进步之后，他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我们不能满足于能上课、能出题，而应该有更高的要求。我想，这更高的要求就是在我们的教学中有更多的思考，有更大胆的探索。”“思考？探索？”我不解，龙老师微微一笑：“思考我们的教学有没有科技含量，有多少；思考我们的课堂有没有效率，有多高。同时，我们还要不停地探索。要探索新的教学理念、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，力争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。”我不住地点头。这次谈话，清晰地记录在我的日记本上。每当我有所懈怠的时候，我就会翻开日记本，重温这次深深影响过我的谈话。

为了让我更快地成长，龙老师给了我几个机会。在学校的“新苗杯”教学比赛中，我没有辜负龙老师的希望，把全组的集体智慧、龙老师的精心指点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龙老师的推荐之下，我不断地向更高级别的赛课进军，向不同类别的教研活动发起冲击。我的名字在成都市的教育系统逐渐有了位置。后来，我教的班级获得了成都市化学成绩第一名的好成绩，工作五年的我也被破格评为高级教师。

回忆我的恩师龙腾明老师，他用严格的方式来爱他的徒弟。感谢我的恩师龙腾明老师，他给我最充分的信任、最无私的帮助，让我从一个青涩大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化学老师，让我明白深研才能有进步，让我明白只有自己能够帮助自己走出困境，让我明白没有最好的自己，只有不断进步的自己。

五十六载，悠悠，在第四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回忆我的两位恩师，感恩两位恩师，虽然他们都已驾鹤西去，但留给我的精神财富我一定要把他们传开去，让更多的年轻人，像我当年一样成就不断进步的自己。